

战争与和平

(中)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乔振绪 译

Лев Толстой WORKS

插图珍藏版

漓江出版社

第三章

一

1808年，亚历山大皇帝到埃尔富特再一次同拿破仑会晤，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对这次两国皇帝隆重的会晤议论颇多。

1809年，被当时人们称作主宰世界的两大人物——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日益密切，以致这一年拿破仑向奥地利宣战以后，俄军马上开赴国外，策应自己昔日的敌人拿破仑，反对昔日的盟友奥地利皇帝，甚至在上流社会还流传着一种说法：拿破仑可能和亚历山大皇帝的一个妹妹结婚。但是这个时期的俄国社交界除了关注俄国的对外政策，还特别关注政府各部门正在进行的国内的改革。

不过人们所关心的仍然是和自己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健康、疾病、劳动、休息，以及思想、科学、诗歌、爱情、友谊、仇恨、嗜好，等等，至于和拿破仑是保持亲近的关系，还是保持敌对的关系，国内可能会进行哪些改革，人们却毫不在意。

安德烈公爵在乡下已经度过了两年，这两年来他深居简出。皮埃尔总想在自己的田庄上进行一些改革，可是他虎头蛇尾，没有办成一件事。而安德烈公爵却不然，他不断地在自己的田庄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也没有张扬，也没有费很大力气，这些改革措施都相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安德烈公爵无论做什么事，都有股坚持到底的韧劲儿，所以他看来不

用费很大力气,就能把改革逐步推向前进,而皮埃尔就缺少这种韧劲儿。

在安德烈公爵的一个田庄上,有三百农奴获得解放,变成了农民(这在当时的俄国是首例),在另一些田庄上,把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在博古恰罗沃村,由他出钱请了一位有文化的助产婆,还请了一位神甫,教农民和家奴的孩子识字。安德烈公爵一半的时间是在童山和父亲、和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一起度过的,另一半时间是在博古恰罗沃村度过的,父亲把他的这个村子称作修道院。虽然他对皮埃尔说过,他对外界的事情漠不关心,但实际上他却密切关注着外界发生的事,他读了很多书,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那些刚从彼得堡,也就是从生活的漩涡中来访他或访他父亲的客人,对于内政外交的情况还没有他这个远离彼得堡、久居乡下、深居简出的人知道得多。

安德烈公爵除了处理田庄上的事务,除了广泛涉猎各种书籍,这期间,还批判地分析了这两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并且正在草拟一份军事条令和军事意见书。

1809年春天,安德烈公爵要去梁赞他儿子的田庄上,他是儿子的监护人。

他乘坐一辆敞篷马车,早春的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他看看刚反绿的小草,看看白桦树上刚生出的嫩叶,看看明亮的蓝天中飘浮的那一团团白云。此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是愉快地、茫然地往四周看着。

马车经过一年前他和皮埃尔谈话的那个渡口,经过泥泞的乡村、打谷场、长着幼苗的田地,经过桥旁留有残雪的下坡路,经过粘土和雪水混合在一起的上坡路,经过庄稼已经割走、还留有禾茬的田地,经过已经发绿的灌木丛,然后进入一片白桦树林。林子里很热,一点风也没有。那长满绿叶的白桦树动也不动,绿色的幼草,紫色的小花顶开去年的落叶钻出来。桦树林里散落生长着许多低矮的枫树,只有它们那粗糙的枝叶和永恒的绿色叫人想起难熬的严冬。马一走进树林,就打响鼻,而且浑身冒汗。

仆人彼得对车夫说了一句什么话,车夫表示赞同。但是看得出,彼得

觉得车夫赞同得还不够，于是他向主人转过身来。

“多么舒心啊，少爷。”他脸上露出恭敬的微笑说道。

“什么？”

“多么舒心，少爷。”

“他说什么？”安德烈公爵心里想。“对了，他一定是说春天。”他一边心里想，一边向周围看了看。

“对呀，全都绿了，多快！白桦树、李树、杨树，都已经绿了……可是还没有看见橡树呢。啊，那边有一棵，是橡树。”

路边耸立着一棵橡树。它比林子里的白桦树的树龄都老，可能要老上十倍，它比每棵白桦树都粗，可能会粗出去十倍，它比每棵白桦树都高，可能高出去两倍。这是一棵两抱粗的大橡树，有些老枝看来早已折断，树皮也已老化，斑驳、脱落的痕迹随处可见。它的树枝、树杈就像人的一双笨拙、粗糙的手，骨节突出而横七竖八地向四面八方张开来，它好像一个怒视一切、蔑视一切的老态龙钟的丑八怪，高高耸立在含笑的白桦树中间。唯独它不肯屈从于这春天的魅力，唯独它不愿意看见这春天，也不愿意看见这阳光。

“哪里有什么春天！哪里有什么爱情！哪里有什么幸福！”橡树似乎开口说话了。“这都是欺骗，都是无谓的欺骗，难道你们对这种欺骗也不感到厌烦。处处都是欺骗！根本没有春天，根本没有太阳，根本没有幸福。你们看一看那压死的枞树，它们就这样孤零零地永远沉睡在那里了，你们再看一看我，我把折断的、伤痕斑斑的手指伸出去，不管它们长在哪里，是长在脊背上，还是长在两肋。我天生如此，我不相信你们的那些希望，也不相信你们的欺骗。”

安德烈公爵穿过这片树林时，好几次回头看这棵橡树，好像他从橡树身上获得一点启示似的。橡树身旁生长着许多野花和绿草，但是橡树依旧皱着眉头，依旧是那副丑陋的容貌，依旧我行我素而一动不动地耸立在它们中间。

“是啊，橡树是对的，百分之百是对的，”安德烈公爵心里想，“让别的



六、奥特拉德诺耶的老橡树

年轻人再去受骗吧,而我们已经认识了生活,已经懂得了生活,不过为时已晚!”这棵橡树在安德烈的思想中引发出一连串绝望的、悲观的情绪。在这次出行中,他仿佛把自己的一生又重新思考了一遍,他得出的结论依旧是安慰性的,是无可指望的,这结论就是:既不做坏事,也不做轰轰烈烈的事,胸无大志,得过且过,了此一生而已。

二

为了梁赞庄园的监护事宜,安德烈公爵必须会晤该县首席贵族。罗斯托夫伯爵就是该县首席贵族,安德烈公爵于五月中旬去拜访他。

时光已到暮春,树木都披上绿装,路上尘土飞扬,天气已经很热,路过小河、湖塘,真想跳下去洗个澡。

此时的安德烈公爵闷闷不乐,他忧心忡忡地考虑着见到首席贵族时要问的事情,他的马车已经踏上了花园的林荫路,朝奥特拉德诺耶村罗斯托夫家的住所驰去。从马路右边的林子里传来了姑娘们愉快的欢笑声,他看见一群姑娘从他的马车前横穿马路跑过去。一个黑发姑娘跑在最前头,她离马车最近,这个姑娘身材非常苗条,长着一对乌黑的眼睛,穿一件黄色印花布连衣裙,头上扎一条白头巾,头巾下面露出几绺梳得油光的头发。姑娘嘴里叫着,笑着,当她知道是生人来了,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笑着跑到后面去了。

安德烈公爵突然感到莫名其妙地难过。天气这么好,阳光这么明媚,周围的一切都浸沉在欢乐的气氛中;这个苗条的漂亮姑娘不知道,并且也不想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他安德烈公爵存在,她只满足于她个人那种天真无邪的、快乐的、幸福的生活。“她高兴什么呢?她想什么呢?她不会是考虑军事条令吧,她更不会考虑梁赞代役租的问题吧。那么她考虑什么呢?她为什么那么高兴?”安德烈公爵不由得好奇地问自己。

1809年,罗斯托夫伯爵住在奥特拉德诺耶的庄园,他还像过去一样,用打猎、看戏、宴会和听音乐招待全省的亲朋好友。他像欢迎其他新客人

一样,对安德烈公爵也非常欢迎,他差不多是强迫安德烈公爵留下来过夜的。

这一天,虽然有老伯爵夫妇和许多最受尊敬的客人陪着他(因为命名日快到,老伯爵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可是他仍然觉得这一天过得很枯燥,他这一天有好几次看到娜塔莎,看到了这个在姑娘们中间老是喜气洋洋、老是笑声不断的娜塔莎,他仍然问自己:“她想什么呢?她为什么这么高兴?”

晚上,他一个人住在一个新的地方,好长时间睡不着。他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吹灭蜡烛,然后又点燃蜡烛。房间的窗户都关着,房间里很热。他埋怨这位笨老头子(他这样称呼罗斯托夫伯爵),因为他强行把他留下来,说是需要的文件还在城里,还没有拿回来,他也埋怨自己不该留下来过夜。

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想把窗户打开。当他一打开窗户,月光就好像在窗口等了好久,马上就照进来。他打开窗户。夜是那么宁静,那么清新,那么明亮。窗前有一排修剪过的小树,树的一侧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树的另一侧则是银光闪闪。树下面生长着许多枝繁叶茂的植物,有的枝叶闪闪发亮。树的前方,有一个闪亮的屋顶,屋顶的右边,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树的枝叶被月光照得透亮,树的上面,一轮满月挂在几乎看不见星星的春天的天空。安德烈公爵的臂肘倚着窗台,他的两眼仰望着天空。

安德烈公爵的房间在楼的中层,上层的房间里也有人住,也没有睡觉。他听见上面有姑娘们说话的声音。

“再来一次。”上面一个姑娘说,安德烈公爵马上就听出了这个声音。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睡觉呢?”另一个姑娘说。

“我不睡,我睡不着,我有什么办法嘛!来,最后一次……”

两个姑娘唱了一句歌词,是一首歌的最后一句。

“你看哪,多美呀!好了,现在该睡了。”

“你睡吧,我睡不着。”挨近窗户的第一个姑娘说道。这姑娘好像完

全把身子探出了窗外，因为下面可以听到衣裙的沙沙声，甚至可以听到姑娘的呼吸声。一切又都归于寂静，一切都凝然不动，就像这月亮，就像这阴影。安德烈公爵也不敢动，他唯恐被发现他无意中听到她们的谈话。

“索尼娅！索尼娅！”又听到第一个姑娘的声音。“怎么能睡得着！你看哪，多美呀！你看哪，多美呀！索尼娅，你醒醒呀，”她的声音有点发颤，因为她太激动了。“这么美的夜晚还从来没有过呢，从来没有过。”

索尼娅不情愿地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看哪，你看月亮，多美！……哎呀，真美！你到这儿来，亲爱的，你来呀。你看见了吗？你就这样蹲下，用手把膝盖抱紧，抱得越紧越好，要抱紧，这样就会飞起来了。你看，就这样！”

“行了，别掉下去。”

听见一阵互相拉扯的声音和索尼娅不满意的声音：

“已经一点多了。”

“哎呀，你老是要破坏我的情绪。好了，你走开，走开。”

一切又都沉静下来，但是安德烈公爵知道，她仍然坐在那个地方，他有时听到轻轻移动的声音，有时又听到叹息的声音。

“哎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嘛！”她突然大声嚷道。“睡就睡吧！”她把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这人存在不存在跟她有什么关系！”当安德烈公爵听她说话时，心里这样想，不知为什么，安德烈公爵很希望她能够说他点什么，可是他又害怕她说到他。“又是她！好像是有意这样安排似的！”他心里想。一种年轻人的幻想和希望突然在他的心中涌动，这和他现在的生活是相抵触的，他觉得他无能为力说清楚他现在的矛盾心情，于是他立刻就睡着了。

三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没有等伯爵夫人出来，只和伯爵告过辞，就动身



七、娜塔沙在奥特拉德诺耶

回家了。

当安德烈公爵离开罗斯托夫伯爵家时，已经是六月初了。他又走进那片白桦树林，林子里那棵老态龙钟、歪歪扭扭、满身疤痕的大橡树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奇异的印象。马车上的铃铛比一个半月以前在树林里响得更低沉了；到处是绿荫嫩芽，到处是繁枝茂叶；散落生长在林中的小枞树并没有破坏树林的整体美，相反，它们那碧绿的幼枝嫩叶装点着整个树林，使树林显得更为鲜亮。

天气很闷热，不知什么地方马上就要下雷雨了，但是仅有的一片乌云朝大路的尘土上和丰满的树叶上洒了一点雨滴。林子的左边是背荫处，所以光线很暗，林子的右边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枝叶随风轻轻摇曳着。到处都有野花盛开，夜莺时近时远地鸣叫着。

“是的，就在这里，就在这片林子里，有一棵橡树，我们的心态很相像，”安德烈公爵心里想。“这棵橡树在哪儿呢？”他想着，朝大路左边看去，他看见了他要找的那棵橡树，不过它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安德烈公爵欣赏起它来。老橡树完全变了样，它那浓密的枝叶好像撑起的天幕，在夕阳的照射下摇曳着。枝杈上的癍疤，树干上的疤痕，悲怆的老态，完全不见了。幼小的嫩芽顶开坚硬的百年老树皮钻出来，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老橡树竟然生出幼芽来。“是啊，这就是那棵老橡树。”安德烈公爵心里想，他心头顿生一种万物复苏、额手称庆的感觉。与此同时，他突然想起了他一生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光。他想起奥斯特利茨战场上那寥廓的天空，想起亡妻脸上那责怪的表情，想起渡船上的皮埃尔，想起那个陶醉在夜色中的姑娘和那个夜色，那个月亮。

“我才三十一岁，生命并没有完结，”安德烈公爵斩钉截铁地自言自语道。“我只是自己了解自己还不够，我要让大家了解我，包括皮埃尔和那个想飞上天去的姑娘，让大家都知道，我不仅是我一个人活着，我希望大家不要和那个姑娘一样，不闻不问我的生活，我希望我的生活能溶于大家的生活之中，我希望我能和大家一起生活！”

安德烈公爵这次出行回来，决定秋天去彼得堡，并为这个决定想出各

种理由。他随时都可以拿出许多合情合理的根据,证明他为什么必须去彼得堡,甚至从军。正如一个月以前,他不理解,他怎么可能有离开乡下的想法,现在他甚至不理解,他怎么会对必须积极参与生活这种思想发生动摇,发生怀疑。看来他已经认识到,如果他不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用于实际中去,那么他的生活经验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他甚至不理解,根据不充足的理由,就认为如果他有了生活的教训,又相信自己还能有益于人,还能获得幸福和爱情,他就贬低了自己。现在理智提示给他的完全是另一种认识。这次出行以后,安德烈公爵开始感觉到待在乡下很无聊,他对先前干过的事已经毫无兴趣,他常常一个人待在书房里,他站起来,走到镜子跟前,久久地看着自己的脸,然后他转过身来,端详着亡妻丽莎的画像,她梳着希腊式的蓬松的卷发,从金色的镜框里温柔地、愉快地看着他。她已经不会再对丈夫说那些过去说过的可怕的话了,她只是带着好奇的表情愉快地看着他。安德烈公爵倒背双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走了很长时间,他时而紧锁双眉,时而面带笑容,反复思考着那些不理智的、难于言表的、极其秘密的思想,这些思想关系到皮埃尔,关系到荣誉,关系到窗口的姑娘以及老橡树、女性之美和爱情,这些思想改变了他的全部生活。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进来找他,他一定是板着面孔,冷言冷语地说些个令人不愉快的大道理。

“亲爱的朋友,”玛丽亚公爵小姐往往就是在这种时候走进来,她说道,“小尼古拉现在不能出去玩儿,因为外面太冷。”

“如果天气暖和,”安德烈公爵冷冰冰地对妹妹说,“他就穿一件衬衫出去了,正因为天冷,才应该给他穿上棉衣,如果天冷就不出去,那还做棉衣干什么!不能因为天冷,就让孩子留在家里,孩子应该呼吸新鲜空气。”他的话说得多合乎道理,好像是为了他内心那种秘密的、不合乎道理的思想惩罚谁似的。每当这种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心里想,脑力工作使男人变得多么冷漠、寡情。

四

1809年8月,安德烈公爵来到彼得堡。这正是年轻的斯佩兰斯基的荣誉达到顶峰和他大力推行他的改革的时期。就在这个八月,皇上出行,从马车里翻出来,跌伤了腿,在彼得霍夫住了三个礼拜,每天破例只接见斯佩兰斯基。在此期间,政府不仅正在制定两个著名的、引起社会震动的法令,即关于废除宫内官阶的法令和关于八等文官和五等文官官衔考试的法令,而且正在制定一部完整的国家宪法,这部宪法将改变上至枢密院下至乡公所现存俄国司法、行政和财政制度。亚历山大皇帝即位时所怀抱的那些已具雏形的自由主义理想在恰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利采夫、科丘别伊和斯特罗加诺夫等人的协理下都实现了,皇帝戏称这些人是社会拯救委员会。

现在文部的斯佩兰斯基和武部的阿拉克切耶夫取代了这些人。安德烈公爵到达彼得堡后不久,就当上了宫廷高级侍从,出入于宫廷和参加朝觐。皇上曾两次看到他,但没跟他说一句话。安德烈公爵一向觉得,皇上讨厌他,皇上不喜欢看他的这副面孔,皇上不喜欢他这个人。安德烈公爵觉得,皇上看他时总是用一种冷漠的、疏远的目光,这就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廷臣们对安德烈公爵解释说,他所以不受皇上重视,是因为陛下对他从1805年起就不再任军职表示不满。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人,都有自己讨厌的人,别人是无法左右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安德烈公爵心里想,“因此,关于向皇上呈送军事条令草案的问题,根本不用考虑了,不过事情本身会说明问题的。”关于这个草案的问题他告诉了他父亲的一位朋友,一位老元帅。元帅约了一个时间,亲切地接待了他,答应奏明皇上。过了几天,安德烈公爵得到通知,让他去见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在约定的那天,早晨九点钟,安德烈公爵来到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

待室。

安德烈公爵不认识阿拉克切耶夫，也从未见过他，不过根据他所知道的有关这个人的一些情况，他对这个人无论如何尊敬不起来。

“他是陆军大臣，是皇帝宠信的人，至于他个人的品性问题，不干别人的事，他受托审查我的草案，因此我的草案能否被通过，他一人说了算。”当安德烈公爵在阿拉克切耶夫的接待室等候的时候，心里这样想，接待室里等候接见的有许多人，有重要人物，也有不重要的人物。

安德烈公爵任军职期间，主要是当副官期间，看见过许多重要人物的接待室，对于这些接待室的不同特点，他是一清二楚的。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有其自己的特点。那些不重要的人物在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等待接见时，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羞愧和恭顺的表情，而那些有品级的比较显要的人物就不一样了，他们感觉自己在这里很尴尬，可又不想让人看出他们的尴尬，于是他们表面上装得很随便，他们用嘲笑自己，嘲笑自己的处境，嘲笑要接见他们的人这种办法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另有一些人在屋子里默默地走来走去，好像在思考问题，还有一些人则是交头接耳，又说又笑。安德烈公爵听见有人叫阿拉克切耶夫的绰号“权力狂”，听见有人说：“老头子要给你点苦头尝尝。”这话也是说的阿拉克切耶夫。有一位将军（重要人物）显然因为等得太久而很窝心，他一会儿把左腿架到右腿上，一会儿又把右腿架到左腿上，脸上流露出轻蔑的微笑。

但是，当门一打开的时候，大家的脸上都是一个表情——恐惧。安德烈公爵请求值日官再给他向里边通报一下，值日官用讥笑的目光看了看他，说：“等着吧，到时候会叫你的。”当副官从陆军大臣的办公室叫进和送出几个人之后，一个军官被叫进那扇可怕的门，这位军官那奴颜婢膝、慌里慌张的样子使安德烈公爵感到很惊讶。这个军官的接见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从门里传来吼叫的声音，这位军官面如土色、嘴唇颤抖着从门里走出来，抱着头从接待室走出去了。

紧接着安德烈被叫到门口，值日官低声说：“往右边走，靠窗户。”

安德烈公爵走进一间陈设简单、整洁的办公室，看见桌旁坐着一位四

十来岁的人，他的腰身很长，头也很长，头发很短，脸上的皱纹很深，眉头紧锁，两眼无神，红鼻头垂挂在脸中间。阿拉克切耶夫向他转过头来，但眼睛并没有看他。

“您有何要求？”阿拉克切耶夫问。

“我不是要求什么，大人。”安德烈公爵平静地说。阿拉克切耶夫开始看着他。

“请坐，安德烈公爵。”阿拉克切耶夫说道。

“我不是要求什么，皇帝陛下把我呈递的军事条令草案批转给大人了……”

“是有这么一回事，朋友，您的条令我看过了，”阿拉克切耶夫打断安德烈公爵的话说，开始时他的话还比较客气，后来就越说越带有抱怨的情绪，越说越带有蔑视的情绪，也不再看安德烈公爵了。“您提出新的军事条令？条令太多了，旧的条令还没有人执行呢。现如今大家都在写条令，写比做容易啊。”

“我是奉皇上旨意到大人这儿了解一下，您怎么处理我呈递的那份军事条令草案？”安德烈公爵很有礼貌地说道。

“我在您的草案上加了批语，草案已经送交委员会了。我不赞成这个草案，”阿拉克切耶夫说着站起来，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张纸，递给安德烈公爵说，“这就是。”

这张纸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字，这行字没有标点符号，书写还有错误，这行字是：“抄袭法国军事条令论据不足无需放弃陆军条令。”

“草案交什么委员会了？”安德烈公爵问道。

“交给军事条令委员会了，我并且已经举荐阁下当委员了。只是个差事没有薪俸。”

安德烈公爵笑了笑。

“我并不指望。”

“担任委员，没有薪俸，”阿拉克切耶夫又说了一遍。“不胜荣幸。喂，叫下一个，还有谁？”他大声喊道，并向安德烈公爵点点头。

五

安德烈公爵等待任命他为委员会委员的通知下来以前,拜访了一些老相识,特别是拜访了那些有权力、他认为用得着的人。他现在在彼得堡的心情就像他在一场战役以前的心情一样,一种好奇心折磨着他,使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上层统治者身上,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关系着千百万人的命运。在1809年的现在,在彼得堡这个地方,从上年岁的人的愤怒情绪,从摸不清底细的人的好奇,从知道底细的人的镇静,从大家的匆匆忙忙和忧心忡忡,从已经成立了无数委员会和现在还在成立委员会这一情况,安德烈公爵感觉到,国内正在酝酿着一场大战,这场大战的总司令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这就是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虽不认识他,但却认为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安德烈公爵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革新运动,而且知道这一运动的主要活动家是斯佩兰斯基,他对这一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军事条令的问题在他的思想上很快就退居到次要地位了。

安德烈公爵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在彼得堡一定会受到当时彼得堡上流社会各类高层人士的欢迎。革新派欢迎他,第一,因为他才思敏捷、博学多才,第二,因为他解放了自己的农奴,他已经获得自由思想者的名声。对改革不满的老年派认为他是博尔孔斯基老公爵的儿子,指望他能谴责改革派,同情老年派。上流社会的女性欢迎他,因为他是一个出身高贵、又有钱的待选的未婚夫,还因为他还有一段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传说他在前线阵亡,妻子又悲惨地死去,他的这一经历给他戴上传奇的光环。此外,凡是以前认识他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五年来他的变化很大,他的性情变温和了,思想变成熟了,他完全改掉了过去那种装腔作势、高傲自大、好嘲笑人的作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稳重多了。人们都在谈论他,都对他怀有好感,都希望见到他。

拜访了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第二天晚上,安德烈公爵在科丘别伊伯爵家做客。他给科丘别伊伯爵讲了他会见“权力狂”阿拉克切耶夫的经历。

过(科丘别伊伯爵也讥讽地称阿拉克切耶夫为“权力狂”,跟安德烈公爵在陆军大臣的接待室听到的一样)。

“朋友,”科丘别伊说,“就是这件事,您也离不开斯佩兰斯基。他样样事都管。我一定把这事告诉他。他答应晚上来……”

“斯佩兰斯基和军事条令有什么关系?”安德烈公爵问道。

科丘别伊笑了笑,摇了摇头,仿佛对安德烈公爵的无知感到惊讶。

“前几天,我们谈到过您,”科丘别伊继续说,“还谈到您解放农奴的举动……”

“啊,公爵,您解放了自己的农奴?”一个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遗老轻蔑地看了一眼安德烈公爵,说道。

“那是一个毫无收益的小田庄。”安德烈公爵说道,他尽量把自己的举动说得缓和点,免得惹老头子发火。

“您是害怕落后。”老头子看着科丘别伊说。

“我有一点不明白,”老头子继续说,“如果农奴都解放了,谁来种地呢?制定法律倒容易,管理可就难了。伯爵,我问您,像现在这样,如果大家都要经过考试,谁来当各部门的长官呢?”

“我想,让那些考试合格的人当呗。”科丘别伊回答说,他跷起二郎腿,往四周看着。

“比如我手下有个人,叫普里亚尼奇尼科夫,是个好人,很有才干,已经六十了,难道让他也去考试?……”

“当然要困难点,因为我们的教育还很不普及,不过……”科丘别伊还没有把话说完,就站起来,拉住安德烈公爵的胳膊,向一个走进来的人迎上去,这人个子很高,歇顶,浅黄头发,四十来岁,前额很宽,皮肤白得出奇,长方形脸。他穿一身蓝色燕尾服,脖子上戴着十字架,左胸前佩戴一枚金星勋章。他就是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立刻就认出了他,他的心突然一跳,他在生活的重要时刻,常常有这种情况。这是出于尊敬,出于羡慕,还是出于一种期待——他不知道。斯佩兰斯基的整个外形很有特点,使人一看到他,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安德烈公爵在他所生活的上流社

会见过许许多多的人，但还从未见过一个像斯佩兰斯基这样的人。他的动作笨拙、迟钝，可是却非常镇静和自信，他那湿润的眼睛老是半睁半闭着，可是他的目光是那么坚定，同时又很温和，他的笑容即使不含任何意思，也显得那么坚强，他说起话来柔声细语，语调是那么平缓，更主要的是，他面部的皮肤又白又细，尤其是那双手，很宽大，手上的皮肤细嫩、雪白。安德烈公爵只在医院里看到，长期住在医院的士兵才有如此雪白、细嫩的皮肤。这就是斯佩兰斯基，国务大臣，皇帝的耳目，曾陪驾到埃尔富特，不只一次与拿破仑会见和谈话。

有的人一到了大庭广众之中，眼睛就不由得扫视着每个人的面孔，斯佩兰斯基却不是这样，在这种场合，他也不急于说话，他说起话来很慢，很轻，但是他相信，大家会听他说的，他说话时，眼睛只看着跟他说话的人。

安德烈公爵特别注意斯佩兰斯基说的每句话和他的每个动作。有的人总喜欢对别人评头论足一番，安德烈公爵也是这样，当他遇到一个新认识的人，特别是像斯佩兰斯基这样很有声望的人，就希望能从他身上发现人类最完美的品格。

斯佩兰斯基对科丘别伊说，很抱歉，他来晚了，因为宫中有人留住他有事。他不说是皇上留住了他。安德烈公爵认为这是一种假谦虚。当科丘别伊把安德烈公爵介绍给他时，斯佩兰斯基慢慢地把目光移到安德烈公爵身上，默默地微笑着看着他。

“我很高兴认识您，我也像大家一样，听说过您。”他说道。

科丘别伊谈了几句关于阿拉克切耶夫接见安德烈公爵的情况。斯佩兰斯基笑了笑。

“军事条令委员会主席马格尼茨基是我的好友，”他说道，他把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如果您希望见到他的话，我可以引见一下。（他停了一下。）我相信，您一定能得到他的支持，他愿意促成一切合理的事情。”

斯佩兰斯基周围立刻围了一圈人，那个谈起下属普里亚尼奇尼科夫的老头子也向斯佩兰斯基提出问题。

安德烈公爵没有参加谈话，他在观察斯佩兰斯基的一举一动，他想，